

理事長演講

## 社會學的公共書寫：以學術科普部落格 格為例

王宏仁

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通訊地址：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社會學系。Email: hongren63@gmail.com。感謝主編劉正、前任學會理事長陳東升、現任理事長戴伯芬、好友陳美華與郭佩宜的閱讀與建議，讓本文重新修改架構、補充許多資訊。

籌備巷子口社會學網站時，向當時的芭樂人類學主編郭佩宜請教有關的運作細節，獲益良多。一開始準備籌設的時候，有將近四十位朋友參與討論，感謝他們的熱心參與，一方面確認了部落格的名稱為「巷子口」，另一方面也讓初期運作就沒有稿源缺乏的困境。邱毓斌衝了第一篇巷口文〈新年到，揮別『招裁禁飽，薪餉四成』的人生？〉，而何明修的〈為何賤人就是要矯情〉，讓部落格在開幕一個月內，人氣急速提升。部落格的文章是逐步演變出來，大概經過幾個月，就長出目前非常具有社會學味道的風格。也要感謝南方的諸位朋友在初期的鼎力支持，包含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的錦旭、育諱，中山社會系的同仁力軒、美華、高華、毓澤、宏政、花妹以及文慧。當然，後來源源不絕的稿源，都是學界各方大德的貢獻，才能夠繼續維持該部落格的運轉。

也要感謝秘書處的貴顯、田島真弓、宗弘、斐宇、宗文（前任）、宗榮（前任），現任理事長伯芬、學會的秘書于茹、四位通訊的主編（翁志遠、陳瑞華、張義東、蔡宏政），花費許多心力，協助年會、碩博士論文獎選拔、國際交流、學會通訊或者相關的座談活動，讓學會會務運作順暢，會務蒸蒸日上。

## 中文摘要

過去兩三年，臺灣出現一波以「網路共筆」方式呈現的學術科普書寫風潮，本文將討論這個臺灣學界特有的現象，以及它具有的在地社會學意涵。我將先討論Burawoy分類的四種學術書寫，接著探討當前臺灣社會學界的社會參與、公共書寫與其對社會的影響，最後則討論學術科普書寫的社會意義。我認為，臺灣學術科普的網路書寫，具有三個面向的公共性意涵：一、它是一種在國家與市場之外的書寫；二、具有學術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也就是學術研究者必須對於我們的社會發展狀況負擔一定的責任；三、在此書寫過程中，大眾可以進行參與，是一種民主化的書寫。最後也探討未來此種網路公共書寫的可能發展。

**關鍵詞：**公共社會學、網路共筆書寫、公共性

**Public Sociological Writings: Academic Blogs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Taiwan**

Hong-Zen W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 wave of online public writing organized by various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Taiwan that is unique when compared to online public writing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I use Burawoy's four types of academic writing to analyze this wave as a form of public sociology. After discussing public sociology as practiced by Taiwan's sociology community—includ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local communities, policy making, and media—I use STREETCORNER SOCIOLOGY ONLINE (*hang'a'kao shehuixue*) to illustrate the three meanings of public writing in Taiwan: as an outlet for society as opposed to the state and markets, as a means to express academic accountability, and as a venue for democratic writing to encourage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dialogue. I conclude the paper by discussing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nline public writing.

**Keywords:** public sociology, collective online writing, publicity

我們應該都很熟悉馬克思講的這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前任國際社會學會理事長Burawoy則說：「面對一個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除了詮釋、解釋它之外，我們也必須進擊（engage），換言之，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也必須對世界負起部分的責任！」（Burawoy 2015: 5）顯然，社會學知識除了客觀分析我們的世界之外，本身就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實踐意涵。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學的公共書寫，或巷仔口社會學部落格，傳播的不僅是社會學知識，也是一種熱望，一種基於社會責任、推動改變社會的一股熱望！

臺灣第一個人文社會學術科普部落格「芭樂人類學」，成立於2009年11月，一開始只是在人類學者之間默默耕耘，不過到了2012年時，該部落格逐漸引起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學科學者注目。2012年底，社會學界開始籌備屬於自己的共筆部落格「巷仔口社會學」，並且於2013年2月底開張，在極短時間內吸引了衆多人目光。2014年的三月太陽花學運後，又誕生了一波新的學術部落格，包含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故事、地理眼、到最近的經濟學「白鯨記」、STS多重奏。

此波以「共筆」方式呈現的人文學術科普網路書寫風潮，是臺灣學界特有的現象，在其他各國很少看到，相當具有在地的社會學意涵。針對此現象，以下我將先討論學界幾種類型的書寫，接著探討當前臺灣學術的社會參與跟影響，最後則討論學術科普書寫的社會意義。我認為，臺灣學術科普的網路書寫，具有三個面向的公共性意涵：一、它是一種在國家與市場之外的書寫；二、具有學術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也就是學術研究者必須對於我們的社會發展狀況負擔一定的責任；三、在此書寫過程中，大眾可以進行參與，是一種民主化的書寫。

## 一、學術書寫的四種形式

書寫一直是學者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基本上我們都是透過書寫，來呈現長年累積的研究成果，供學界同仁知道自己最新的前沿研究。

Burawoy (2014: 136) 對於學術書寫的看法，認為除了依據學院內外的讀者分類外，也可以依據知識的類型是工具性的 (instrumental)，還是反身性的 (reflexive)，來做分類，這樣子他建構了四種類型的知識 (參考表1)：第一種是「專業型的知識」，這類型的知識一般是在學科本身特定的研究典範下，去觀察、解釋我們身存的世界；第二種是「批判型的知識」，它是對既有學科的理論、方法或者認識論進行反省、討論甚至批判；第三種是「政策型的書寫」，它是運用既有的學科知識，為國家或市場提供相關的政策建議；最後一種是「公共型的書寫」，它則是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反省當前的社會發展狀況，自願性的進行知識傳播與書寫。在每一個類別裡頭，它們有各自的邏輯、真理、正當性模式、問責性、內部政治與困境 (Burawoy 2014: 146)。雖然這四者之間可以相互支援互補，但它們並不是和諧的共存，反而經常具有相互敵意，甚至有階層化的關係，例如專業型的書寫會認為政策型的書寫不具學術嚴謹性，或者批判性的書寫會不斷挑戰專業型知識的預設。

**表1 學術書寫的類型**

	學界內讀者	學界外讀者
工具性知識 / 支配	專業型	政策型
反身性知識 / 從屬	批判型	公共型

資料來源：Burawoy (2014: 143, Table 2)

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對於好的學術書寫，或者哪一種類型的書寫比較重要，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底下，政治與學術權力交互作用而成，在某個時間點，某類型的學術書寫被賦予更高的價值或重要性。

這種不同類型知識的階層化，需要制度性的支持才能存在。臺灣民主化之前，政策型的研究主導了社會科學界書寫，但是自從2000年之後，國科會 / 科技部 / 教育部透過競爭性的研究經費分配，轉而強調專業型的學術書寫（而且只認可 i 級文）。最近兩三年的新趨勢，則是大學也逐漸開始認定產學合作或接政府、企業計畫，可以用於升等申請上，這也是在制度上，開始重新支持政策型的書寫。從這樣的歷史發展來看，工具性知識的書寫（包含專業書寫與政策書寫）一直都是人文社會學科的書寫主流。

在1980年代初，相較於其他社會科學（例如政治學或經濟學）經常只有政策型的書寫，臺灣的社會學界已經都有上述的四種書寫類型，例如非常投入公共書寫的蕭新煌教授、瞿海源教授；不斷批判西方社會學知識的葉啓政教授；或者致力於專業學科知識建立的章英華教授；或者當時與國民黨政權關係相當良好的某些社會學教授。這四者之間，雖然仍有些緊張關係，但也並非完全互斥，在制度的安排上，可能會獨尊政策型的書寫，但是在風起雲湧的社會變遷中，其他類型的書寫也可獲得廣大社會的肯認，如學術性的雜誌思與言，大眾媒體如中國時報、聯合報提供了公共書寫很重要的發揮空間，中研院民族所或臺大社會系則提供類公務員的學術地位，讓學者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公共或學術專業書寫；當時的國家也尚未透過研究經費的分配來控制某類型知識的發展。

不過在過去15年之間，國家透過競爭性經費的分配，來主導某類型

的學術書寫，「專業型書寫」成爲評判個人、機構的最重要標準。這個現象不單只發生在臺灣，東亞的韓國、日本或中國，也都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下，追求所謂的世界排名、頂尖研究，而這一套規範，主要以發表在專業型的學術期刊爲主，其他政策型的、公共型的或者批判型的書寫，皆被摒除在外（應該還沒有學校可以將書寫的巷仔口文列入升等的計分吧！）雖然升等的要求是「教學、服務與研究」三大項目，但是衆人皆知，研究是最關鍵的項目，甚至所謂的「服務」，比重可能只有10%而已。「專業書寫」的要求，成爲社會學界參與其他另外三種書寫的最大結構限制。不過網路媒體的興起，使得學者的公共書寫有了新的機會。

## 二、網路媒體的興起與專業知識的傳播

有時候我們會懷念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許多風起雲湧的新雜誌出現，例如人間、當代、南方、文星、島嶼邊緣，或者大量的西方書籍翻譯，成爲媒介、傳播知識的重要平臺。但是過了二、三十年，整個社會的政經條件完全不一樣，特別是網路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播媒介有了非常不同的方式，這也給了學界參與公共書寫一個新機會，就如拉丁美洲的社會學者Rodríguez-Garavito說的，根據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認爲在多媒體發達的當下，我們應該用更多樣的方式來進行公共參與，一方面不失社會學的嚴謹，另一方面，也讓公共社會學成爲多媒體社會學（Rodríguez-Garavito 2014: 163）。

低成本的網路資訊傳播，使得我們要對抗國家或市場資訊傳播的可能性提高不少。政治力介入媒體傳播，早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例如旺中的中資媒體對於黃國昌的抹黑、以及2015年「天下@獨立評論」將

黃丞儀批評馬英九跟習近平見面的撤稿事件。不過，問題並非只有政治力的干涉，目前的媒體評論市場非常弱智，多數的電視媒體仍無法做到深度評論，這也是當前資訊傳播的問題。

網路的出現，多少克服了傳播成本高昂，無法抵抗龐大傳播資本的困境。就先不談跟平面報章媒體結合的網路評論文章，目前有一些「純」評論網站，以臉書「按讚」的人數來看，目前最多的應該是想想論壇，接著是「天下@獨立評論」、端傳媒，接著是巷仔口社會學、歷史學柑仔店、芭樂人類學、法律白話文運動。當然，不能單純就按讚的粉絲人數來看該網站的影響力，例如「地圖會說話」，點閱次數都是百萬計的。不過至少就傳播的角度來看，粉絲人數越多，發文能夠接觸到的人就越多，「廣告」效力也就越高。

可以看到，網路的出現，讓比較沒有資本的一般大眾，也可以透過低成本的網路，開始發佈、傳播自己的想法。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發組成的學術科普網站跟有資本支持的評論網站（以天下評論為代表），不同的經營模式跟成果（參考表2）。臺灣的共筆學術科普網站，都是從社會中自己長出來的，沒有任何「經濟資本」支持，有的只是學界的「文化資本」而已。而從以下的統計數字來看，只要有特色的小眾獨立評論媒體，是可以在目前的網路競爭環境之中存活下來的。

表2 各學術科普與商業評論網站比較（至2015.01.25統計）

	FB 粉絲	成立時間	平均每篇 吸引到的粉絲人數	資本 支持	邀稿模式
芭樂人類學	1.2萬	2009.11	43	無	集體認養
天下獨立評論	5.1萬	2013.01	23	有	專欄作家為主、投稿
巷仔口社會學	2.5萬	2013.02	201	無	個別邀稿為主，投稿極少
故事－歷史	3.0萬	2014.08	133	無	接受各方投稿

資料來源：作者編製



雖然過去臺灣的社會學者也經常投書報章雜誌，但是受限於報紙的政治立場或者版面限制、新聞的及時性，許多重要的觀念難以迅速廣泛傳播，但是網路媒體跟部落格的書寫，可以克服上述的這些困境。目前也有一些個別學者經營自己的學術科普部落格，不過根據經驗，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有強大的動力來書寫之外，也必須考慮時間限制、學界要求的專業型書寫。在臺灣，廣受歡迎的個人學術科普部落格，包括地圖會說話、哲學雞蛋糕，但在個人受到條件限制的情況下，透過集體力量來經營科普部落格是克服單兵公共書寫困境的方法之一。

歐美國家也有社會學的科普網站，有的是個人部落格，有的則跟巷仔口社會學類似，是集體共筆。比較接近巷仔口社會學的網站包括：日常生活社會學（[http://www.everydaysociologyblog.com/about\\_the\\_site.html](http://www.everydaysociologyblog.com/about_the_site.html)）。該網站的動能很強大，文章也都短短的。文章會舉社會學的簡單概念來說明日常生活背後的社會邏輯，例如角色衝突、去個人化，或者提問一些有趣的說法，例如用「指頭尺寸就可以顯露你的性傾向？」來說明統計的一些陷阱；另外一個有趣的部落格則是「社會影像」（<http://thesocietypages.org/socimages>），主要透過影像來看社會現象。例如同一個人，圖片如果是穿上藍色工作服，對比穿上西裝，那麼他被認為「白人」的機會，是否會不一樣。這些部落格的文章都有社會學的最新研究作為論述基礎。

在學會部分，澳洲社會學會的網頁有一個部落格的連結（<https://www.tasa.org.au/publications/sociologists-blogs>），在2015年1月才剛成立。該學會指定一位教授來負責此部落格，不過並非有文章在裡頭，而是連結到個別澳洲社會學者的部落格。美國的社會學科普部落格多許多，因此在2015年的年會時，曾經舉辦一個小型座談會，將幾個比較受歡迎的部落格寫手召集起來，跟會議參加者面對面座談（包括

Sociological Images, The Sociological Cinema, The Society Pages, Sociology Toolbox, Sociology In Focus, Sociology Source)。

國外的大學社會系也有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例如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LSE (<http://blogs.lse.ac.uk/researchingsociology/>)，該部落格主要寫手是研究生，幾乎每隔幾天就有一篇文章，動力很強，隨時都在寫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報告。牛津大學的Oxford Sociology則看起來像積滿灰塵的地方，沒有甚麼人氣，令人吃驚。

這裡可以看到，不同社會對於如何經營學術科普部落格，因著不同的社會條件而有所不同。臺灣各大學的社會系師資人數都很少，最多也不過十來個，無法跟歐美大學中動輒三十幾個人的社會系相提並論，因此，只有串聯各個不同院校的社會系，才有可能建立更大範圍的合作基礎。當然，這個合作的社會基礎人數也不能多到合作困難（例如美國的情況）。

### 三、學術知識流通與社會影響力

在法國，如果凸顯族群的差異性，那麼就會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因為「在共和國面前，人人都一律平等」，但是在英國，如果不考慮族群的差異，就會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同樣地，每個社會對於好的學者，有非常不一樣的看法。在美國，一個好的社會學家就是當個「專業的社會學者」，在英國，如果寫報紙專欄，可能被認為是「社運人士」（activist），不過，在法國，好的社會學家則是要當個介入社會的「知識份子」（Wieviorka 2014: 245）。

過去十幾年來，因應著大學排名競逐化，發表文章在期刊上，成為所有臺灣學者要覓得教職、繼續在學界生存的最重要工作（戴伯芬

2015)。還好，臺灣因為歷史傳統的因素，學院內的學者並不是一直關在象牙塔裏頭，社會也期待學者對於社會發展事務提供看法、意見，否則不會每次發生重大事情的時候，記者就拼命打電話問學者。

但是很清楚，目前臺灣學界的生存條件，是以學術發表為主。我們所出版的學術文章，主要給學界中人閱讀，學術文章為我們帶入不同的視野，重新觀看審視我們周遭環境，這也是學術工作的重要意義。不過大家也會戲稱，讀過發表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三個人：兩個審稿人跟作者。根據統計，在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平均一篇只有10個人閱讀，更令人氣餒的是，在人文學科發表的文章，82%從沒有被引用過（Biswas and Kirchherr 2015）！我們花費了龐大的社會資源，包括國家給的研究經費、補貼大學的教育經費，還有我們自身花費許多力氣去調查、閱讀、研究、書寫、投稿刊登的漫長（痛苦或折磨）過程，但所做出來的研究若只有少數學界內的同儕閱讀，這不是非常可惜嗎？

學術發表的流通問題，除了上述閱讀聽眾過少之外，還碰到另外一個限制，也就是出版之後的文章，必須付費取得才能閱讀，這更加降低了研究成果的流通。目前所謂的「i級西文期刊」，多數是商業經營的，這引起許多抗議：為何我們花了許多經費、精力來做的研究，甚至付費給外國出版社來出版，在發表後，大學圖書館還必須花費一大筆費用買回來，這根本不是知識普及的作法（楊芬瑩 2016）。目前雖然發展出OPEN ACCESS JOURNAL 的運動，或者甚至有海盜網站，專門提供這些商業期刊文章給沒有錢的研究者下載，不過在目前「智慧財產權」的大旗下，仍難以顛覆這樣的商業模式。

面對收費昂貴的商業學術期刊，一些國外的經費贊助機構也開始調整其發表流通政策，例如英國政府希望受其贊助的研究，可以盡量刊登在不必收費也可以閱覽的期刊，或者以不同媒體來呈現（例如報章、雜

誌、電視、網路、記者會等），以便讓研究成果可以廣泛流傳。我認為這是相當好的政策，學界接受政府研究贊助的成果，如果可以廣泛流通至學術圈外，供有興趣的一般民衆閱讀，這就是我們學術研究需要被問責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一種學術的公共性展現示。

此外，資訊流通越來越快，從我們開始一個新研究主題設定，到調查、分析、書寫、發表，大概也都要三、五年的時間，如何快速傳播這些新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事情。現在多數西文期刊都是先在網路發表已經接受刊登的文章草稿，可能過了一年之後，才印刷紙本，學刊或許可以試著採取這個方式來快速流通即將刊登的研究。至於我們的學術研究，如何在儘快傳播新觀念，跟接受同儕審查、編輯、印刷漫長的等待時間之間，做個平衡，或許先將相關的想法發表在有公信力的地方，是一個可能的平衡，巷子口社會學有潛力成為這樣的溝通平臺。

此外，有的學術期刊在正式刊登前，將接受的草稿放在網站上面，供讀者閱讀與評論，以利作者可以繼續修改。如此作法，跟目前的學術部落格文章，有點類似，也就是作者將自己的一些研究丟出來討論，接著有些讀者會給許多意見，成為將來撰寫學術文章的參考。這種雙向的互動，是過去單純用期刊寫作發表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這種方式，已經比較接近於民主化的公共書寫了，不僅是圈內人閱讀、建議，還可以讓廣大讀者來評論、給意見。巷子口社會學的一些文章，也開始有這樣子的特色了，例如陳美華（2014）寫的〈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整理了初步田野資料，透過發表，有一些讀者給了回饋，例如展示洗頭洗到雙手傷痕累累的照片，讓她的此項研究有更加豐富的材料。

## 四、學術研究與社會參與

以前的「政策型寫作」，許多人都希望成爲「國師」，也就是獲得層峰關愛的眼神，進而可以「學而優則仕」，進入到政府或黨的單位任職（李江 2016），這是學官權力不平等關係的展現。即使進入到陳水扁擔任總統的期間，如何處理國家不斷吸納走社會運動能量，成爲吳介民（2002）說的「克勞塞維茲的魔咒」，也在考驗著社會學的社會實踐性格。

即使不是學官兩棲問題，還有另外的「學術與政治」問題，也考驗著學術與社會介入的關係。去年318太陽花學運時，蔡錦昌（2014）寫了一封信給學會，立場是反對學會對於學運的支持聲明（臺灣社會學會 2014），他的理由是從韋伯的「價值中立」去質疑學會表態支持學運，他認爲學者如果參與任何政治聲明，就是「大學講壇上的政客」。對於他的論點，顧忠華（2014）澄清說，我們採取的並非「價值中立」，而是「價值自由」（Wertfreiheit）的立場，<sup>1</sup>如同P. Bourdieu對巴黎郊區發

---

<sup>1</sup> 有關於韋伯的Wertfreiheit要翻譯成「價值中立」或「價值自由」，顧忠華有清楚的解釋：「當臺灣發生太陽花學運之際，究竟臺灣社會學學會能不能發表聲明，表態支持學生占領國會議場的行動？若是傾向於『價值中立』詞義的想像，很可能就會持保留的態度，因爲科學似乎應該保持『客觀』的角色，否則容易被貼上政治立場偏頗的標籤，有傷專業形象。相對地，如果能重新詮釋『價值自由』的原意，那麼社會學作爲一門『文化科學』（Kulturwissenschaft），本來就有透過『價值討論』（Wertdiskussion）追問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之『文化意義』（Kulturbedeutung）的任務。所以當整個臺灣社會密切注意太陽花學運的動向時，社會學學會身爲學術社群的代言人，是可以承擔起集體發聲的功能，這個動作不僅表達社會學界關切公共事務的『價值關聯』（Wertbeziehung），更由於深切意識到太陽花學運關乎臺灣未來的民主深化進程，經過適當程序、並基於『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體認，社會學學會自然具有發出針對時局聲明的正當

生騷動的阿拉伯後裔年輕人說的：「我並非反對你們去火燒車，而是你們必須清楚知道為何要去燒車。」（引自黃敏原 2014）。

從傅柯的角度來看，社會無處不政治，如果以韋伯方式定義政治，就顯得太過狹隘。例如教授除了直接政治參與、介入外，如果學者們去申請、執行教育部、科技部的「社會創新」之類的計畫，與社區結合，這是否算一種政治介入？更傳統的社會學介入社會的方式，則是不斷書寫，透過部落格書寫、投書媒體、出版文章，這樣子難道不是政治參與嗎？

以「學界與社區關係」為例，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使用學術上的「溝通方法」（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在羅馬附近的一個貧窮社區，創建了該地區自己的公民委員會，以民主對話的方式讓各種聲音可以被聽到。他們也引入Mondragon合作社的模式（參考Wright 2015: 241-247），進而提供當地居民永續的就業機會（Flecha and Soler 2014）。在臺灣，林國明與陳東升（2003）參與全民健保的審議民主實驗實作，進而引發了後來許多不同議題公民會議的進行；萬毓澤（2016）在高雄哈瑪星的參與式預算社區活動，進行反思何種策略可以協助進行社會的改造；或者中山大學社會系參與改造旗津技工宿舍、舢舨船技術實作與保存，使得歷史工藝得以復活，並且結合社區團體來活化該區域，這些都是學術介入社區發展的實例，同時也回饋給學術本身的研究。

我們都很清楚，我們是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是社會問題成因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也要成為社會問題解方的一部分。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一向就是社會學的傳統，這不僅希望社會往我們期待的目標前進，同時也會對我們的專業研究有所回饋。Rodríguez-Garavito（2014）在研究拉丁

---

性。」參考顧忠華（2014）。

美洲的環保運動時，碰到許多困境，包括遭受軍政府的威脅、礦產公司邀請他擔任「社區公關委員」、或者面臨當地居民要求他簽署請願聲明的兩難，但是這些實際生命經驗，也同時回饋給他自己的專業書寫、政策建議，跟強大的動能去實踐理想。我想任何參加過任何社會運動的學界同仁，都可以深刻體會這種來回於專業學術跟社會實踐之間的動能。

就此而言，任何的社會實踐方案，都牽涉到「學術與政治」的議題，只是我們要如何進行跟拿捏。目前國內的一些社區團體跟NPO，也試圖在國家與市場之外，透過不同途徑創設另類的經濟運作模式，不過陳東升（2012: 29）提到，「這些創新和實作如果沒有思考基本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性問題，可能就會見樹不見林。」這就是學術研究可以對社會實踐的貢獻。目前臺灣的NPO或社區團體，有一些特色：一、這些經濟組織，有實用主義取向；二、比較容易取得臺灣多數人支持；三、可能是階段性選擇方案，未來可能會變化（陳東升 2012: 30）。從這些個案的研究中，陳東升也提出社會學角度的建議：「社會學的研究，除了在理論上的突破以及對於當時社會議題的批判與反省之外，應該要發展出一些創新的社會實踐形式，試圖在不同的面向去解決社會不平等、社會群體衝突、科技文明發展的負面衝擊，以及人與環境的破壞性共存等重大問題。」（陳東升 2012: 32）就此而言，社會學的知識，從來就不是象牙塔裏頭的知識而已，而是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知識！

## 五、公共書寫的意義與貢獻

不過社會學者實際介入社區運動的情況比較少，反而公共書寫才是臺灣社會學者介入社會最常見的方式。我認為，公共書寫，是一種介於韋伯說的「政治人物激情演說」與「冷靜思考的學者」之間的政治行

動。學者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針對某些議題來發言，除了是冷靜思考的言詞表述外，其實也希望傳播我們的信念，這一點，跟政治人物吸引群眾支持他的理念，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跟政治人物不同的是，爲了獲得最多的選票，政治人物會講群眾喜歡聽的話語，或者要找到他的同溫層聽眾，並且吸引距離其政治立場不太遠的選民，因此可能往眾數靠攏。但是學者寫的公共文章，卻剛好相反，並不是要吸引已經站在其同一思考的聽眾，反而經常是撕裂讀者的慣性思考，要把原來的讀者轉化成爲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的讀者（Robin 2016）。所以我認爲，會引起廣泛討論的公共書寫文章，就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其論點，因爲它不是重複閱聽人早已熟知的觀點，而是透過「幾近挑釁」的方式，面對那些從來不會如此思考、甚至從不覺得某些事物是有問題的人，來刺激他們嘗試從新的角度去思考社會現象。我們社會學不就是每天在吐槽人們的常識嗎？

在巷子口部落格的文章，有許多是這一類的「挑釁」文章，例如楊佳羚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藍佩嘉的〈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林宗弘的〈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以趙恩潔（2014）寫的〈看不見的恐怖攻擊〉爲例，她提出一個有趣的論點：在由我們習慣的，由西方主導的現代戰爭話術中，有一群人的「戰爭」被化約爲僅僅是他們「本質性野蠻」而造成的「恐怖主義」（例如伊斯蘭國），而當代表人類文明的西方做出同樣毀滅性的行爲時，我們卻能心安理得的認爲那是理所當然的「軍事戰爭」（例如美國、西歐的軍事行動）。她舉「以巴衝突」爲例，西方主流媒體故意忽略「以色列控制了絕大多數原有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建立無數的高牆，限制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動；歷年來超過五百萬人被迫流亡，失去生命主權，只要抗議還手、丟石頭，就



立刻被回炸地稀哩巴爛。」可是西方主流媒體並不認為這是「恐怖主義」，反而大肆宣傳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政府才是恐怖主義的基地。

此文論述複雜，但主要在顛覆主流媒體對於以色列、巴勒斯坦、ISIS、美國軍事行動的看法，挑戰了一般人的思考，當然，要讓一般大眾可以接受她如此的觀點，並非那麼容易，這就跟廢死議題討論一樣，每次臺灣發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社會大眾跟許多政治人物就開始批評廢死立場的人跟團體，在臺灣，只有敢公開表態支持死刑、嚴刑重罰的政治人物，但很少敢公開表明自己廢死立場的人。學界在討論廢死議題上，則經常面對常民不同的正義觀，也因此經常被批評為不食人間煙火、空談理論，如何轉譯學術語言而且可以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人，並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容邵武 2015）。

這樣「挑釁」的公共書寫，本身就具有改造社會意識的企圖，更精確的說，任何的寫作，都是一種政治行動、一種社會介入，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社會學家透過不同方式的社會參與，都在彰顯社會學的身分認同，這就如Burawoy說的：「我們無法再假裝我們處於社會之外，尤其當社會正在入侵我們的學術生活。當我們被商品化、而且根據最高喊價被拍賣時，我們可以保持沈默且跟此情況共舞，但也可以加入那些跟我們遭逢同樣困難命運的其他人。這裡沒有中立的位置——不存在局外人！」（2015: 28-29）換言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占據了特定的社會位置，作為大學教授的我們，占據了相當優勢的社會位置，對於正在發生的諸多事務，社會學者沒有置身事外的權利。

那麼臺灣社會學界集體貢獻給網路書寫，有什麼樣子的社會條件基礎，使得大家願意投身在此共筆部落格上呢？Wright分析加拿大魁北克社會經濟可以成功的因素包括：國家提供社會經濟補助、透過結社民主來治理、組織的民主參與、社會經濟投資基金的發展（Wright 2015:

272-276)。就臺灣的社會學界來看，也幾乎具有這些特色。

臺灣學界的研究經費，幾乎都是從國家（科技部或教育部）而來，不是來自私人市場的經費，相對而言比較可以自由發揮研究項目，也沒有包工研究計畫案的市場困境（包含接政府各部門的研究計畫案）。臺灣社會學會的組織結社，跟其他學科相比較（例如醫學、法律），社會學界幾乎沒有所謂的「大老」，我們會尊敬資深研究者、研究傑出者、投注在社會改革學者，但是在問題討論或決策上，很少有大老說了算的狀況。臺灣的社會學者參與社會改革運動早已經是衆人皆知的事情了，要不然不會在318太陽花學運時，立法委員還在批評「社會學是在衝三小？」我們沒有金錢的社會基金，不過我們卻有強大的文化社會基金，透過文化資本的投入，社會學者也可以創造新的社會。如果類比公眾募資來做事（例如報導者Reporter，就是希望透過公共募資來做深度的社會報導，免費供大眾網路閱讀），巷仔口社會學的公共書寫，也算是一種公共募款，只是這個募資平臺是學會，而募款對象是諸位社會科學的老師們，作者們捐獻的不是金錢，而是勞動時間。

最後，臺灣社會學界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規模不大，相較於韓國的一千多人，或者日本社會學界的三千多人，參與臺灣社會學會的人數，大概只有300人左右，這樣的小團體規模，容易成爲培養團結與社會融合、實現集體利益的場域。韓國社會學會規模龐大，很難全體動員，因此該學會主要的運作在各個不同的次委員會（sub-committee），也就類似我們學界的人數規模（或更小一點）。

## 六、社會學知識科普化的未來與限制

將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改寫成爲通俗易懂的文章，是一個很重要

的過程，過去可能以教科書的方式呈現，例如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的《社會學與臺灣社會》（2014），或者張晉芬撰寫的《勞動社會學》（2011）；最成功的科普社會學，應該是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2008），還有林宗弘等人撰寫的《崩世代》（2011）；也有以出版論文集方式呈現，例如王文基、王秀雲、郭文華主編的《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2012），或者人類學者跟社會學者合作的《田野的技藝》（郭佩宜、王宏仁 2006），都是一種公共書寫，試著將學術研究科普化。

科普社會學知識，是一種認真問責的態度（accountable），畢竟我們的研究經費多半從政府機構過來，也就是從納稅人過來，我們的研究除了在學界、學生之間廣為流傳外，如果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研究成果，這就是對社會負責，而社會大眾也不至於對社會學茫茫無知，甚至有定見或偏見。日本社會學的發展已經超過百年，社會大眾、商業機構也理解「社會學大有用」，社會系畢業生很容易在市場找到工作，這自然就會有助於大學社會系的招生，社會也可因社會學培訓出來的學生而受益。但是韓國社會學的發展跟臺灣類似，很晚才開始受到專業的認可，也面臨被誤解為社會運動的大本營（雖然這個說法部分正確），但社會學大有用的部分卻被忽略，這樣子的誤解，造成在當前少子化的年代，人文社會學科的招生困境，甚至發生韓國的培材大學（Pai Chai University）在幾年前裁撤了社會系的情況。

此外，部落格的書寫，是奠基於學者過去個人長期研究累積的成果，將這些新觀點傳播出去，不僅影響了非學界的人，即使學界的人，也可以互相知道同儕正在研究哪些議題，以及他們的觀點是什麼，這個對於臺灣在地知識的累積與流通，非常有幫助。目前的全球學術分工，仍多少承襲著核心—邊陲的架構，Heilbron（2014: 692）調查了英國與

美國的社會科學翻譯在全球的流向，結果發現，基本上都是從該兩國流向邊陲國家，而只有2至3%的翻譯是反向流動；拉美學者Zincke發現，該地區的社會學家在「核心地區」進行學術發表時，只有7%的參考書目引用拉美學者的研究（Zincke 2014: 709）；不過智利社會學者如果是在地發表的話，則高達55%的參考書目會引用智利跟拉美學者的研究（Zincke 2014: 713）（以上資料皆引自Sorokin 2016: 44）。如果我們要避免複製核心—邊陲的學術關係，發展出臺灣的南方在地觀點，那麼中文的書寫就很重要。此外，如果大家可以將自己的專業書寫轉化成爲科普文章，那麼就比較可以不用花費很多時間跟力氣去閱讀、理解不同專業之間的專業學術發表（例如閱讀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的專業文章），學者之間也可以更快相互吸收知識，在地研究的知識流通也會成倍數成長，這樣子可以多少避免上述核心—邊陲不平等的知識生產狀況。

最後，學術科普寫作，對於我們的教學非常有幫助。以前的基礎社會學教學，經常必須仰賴教科書，但是教科書有一些限制，例如比較沒辦法生動活潑來帶領初學者學習；老師必須自己將教科書轉化爲多媒體（例如Youtube、圖片）來上課；各個章節由不同老師來撰寫，互相之間的串聯或觀點難以整合；受限於印刷費用，書本無法每年更新資料；教科書的價格高昂，學生經常抱怨太貴；不同背景的老師在教學時候會有不同的教學重點，因此某些教科書章節就會跳過，學生購買了昂貴的教科書也會抱怨只有使用某些章節。

目前的巷仔口社會學網站，已經有超過200篇的文章（至2016年五月底止），幾乎各種主題、類型的文章都有，老師可以任意組合不同的主題文章，來作爲上課的教材，如果將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的部落格文章也納入成爲教材選取的範圍，那麼可供選擇的範圍又會擴大好幾

倍。根據我自己教授大一基礎社會學的經驗，巷子口社會學的文章確實比較容易讓學生理解跟親近，跟教科書或學術期刊論文比較起來，學生更容易從巷子口文吸收社會學概念。

我們也看到LSE的學術科普部落格都是研究生的傑作，一般而言，博士生的研究非常具有創意，理應鼓勵博士生多發表相關的最新研究，不過經過學會秘書長魯貴顯的實驗，似乎還沒有找到臺灣的路徑來鼓舞研究生發表「青年版巷子口」，或許臺灣的社會學研究生們應該來搞個「巷子口之亂」，自己去成立自己的科普部落格，至少我們看到經濟學、地理學、政治學，都是以博班研究生為主力在經營！

當然，公共書寫並非沒有它的限制，最大的挑戰仍來自學界專業型書寫的要求。學界的專業型書寫，是否可以引用這些部落格的資料呢？如果不行的話，那麼我們是否也就不應該引用報章雜誌的資料呢？我認為這些在巷子口發表的文章，都是學者們長期研究的精華，雖然少了「同儕審查」這個過程，但是確實有堅強的研究作為基礎而寫出來的。此外，同儕審查的目的，是希望提供作者另類觀點，或者提醒作者沒有看到的資料，以便讓出版的文章更好。同樣地，發表在部落格的文章，不僅同儕會閱讀，還包括了一般社會大眾，這些閱讀者也會提出他們的看法跟意見，有時候我們自己的資料還不如某些在一些領域已經工作、浸淫數十年的人，他們的意見不見得會比某些專家來的更不重要。

另外一個更實際的問題，就是這些巷子口文，可否成為升等的部分資料呢？目前學界幾乎不接受沒有經過同儕審查的文章為嚴謹的學術論文。但是我認為，如果把巷子口文的寫作當成「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s），也就是將自己已經有的資料，透過部落格的書寫，不僅可以快速傳播新的研究，也可以開放討論，為將來的「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發表做準備，這樣子的貢獻應該被肯認。陳東升曾經提出一個

點子來解決快速知識傳播與同儕審查的兩難，他說，部落格的作者可以自己提交網路文章為「送審文章」，由部落格組織一個編輯委員會來送審，如果通過審查，就發給外審證明。至於審查通過的標準如何，可以再討論，例如採用我認為比較關鍵的「挑釁、爭議」程度，或者此文提供了多少新的資料供人討論，或者編委會也可以將投稿文章的點閱率（代表「市場的考驗」）納入考量。

不過也有人認為，巷子口文章的學術位置應該可以開放討論，不要寫得太死以免引起爭議。其實，現在的某些想法或觀念，如果因為發展不夠成熟而先在巷子口發表，還是會有人引用在正式論文中，不會因而失去其學術貢獻。至於是否算為升等論文的部分，它如果變成可升等，就會失去與大眾對話的意義與活力。如果希望保持巷子口社會學是個抵抗市場跟國家的場域，它也應該拒絕成為升等體制的一環，保持一個激進的書寫空間，不被體制收編、不迎合出版市場。

Polanyi認為勞動力、土地、貨幣，都是虛構的商品，而社會則會發展出反制力量來抵抗這樣子的商品化過程，但目前則是連知識都被商品化了，知識生產相關的學術機構也漸漸採用「績效指標」來管控（Burawoy 2015）。面對這個趨勢，一向都帶有反叛色彩的社會學知識（Sociology as a whole is an inconvenient truth），也在積極抵抗商品化的壓力，我們作為一名學者，或許無法分身去積極投入到某些社會運動，但是如果可以轉化我們本身具有的文化資本，成為改造社會的力量，那麼這就是某種形式對於商品化的抵抗。Wright（2015）的研究就是希望找出，在資本主義不斷入侵我們日常生活世界的時候，世界各地發展出哪些在地的方式來抵抗這種侵襲。臺灣社會學的公共書寫，巷子口社會學，就具備了這種「團結合作」精神，創造了一個傳播理念的基地，對抗當前臺灣許多不公平正義的事情與論述；它同時也增加了學術研究的

問責性，讓我們跟社會學知識，成為社會問題解方的一部分！

### 作者簡介

王宏仁，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在越南相關的勞動、移民與性別。

## 參考文獻

- 王文基、王秀雲、郭文華主編，2012，《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14，《社會學與臺灣社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臺灣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 159-198。
- 李江，2016，〈中國學者的「國師情結」〉。<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6102?full=y>，取用日期：2016年3月22日。
-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崩世代》。臺北：台灣勞工陣線。
- 林國明、陳東升，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式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台灣社會學》6: 61-118。
- 容邵武，2015，〈死刑戰爭〉。頁224-232，收錄於郭佩宜主編，《芭樂人類學》。臺北：讀書共和國。
- 郭佩宜，王宏仁，2006，《田野的技藝》。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陳東升，2012，〈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臺灣社會學刊》49: 1-40。
- 陳美華，2014，〈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12/02/chenmeihua-2/>（巷子口社會學），取用日期：2016年3月22日。
- 張晉芬，2011，《勞動社會學》。臺北：政大出版社。
- Wright, Erik Olin著、黃克先譯，2015，《真實烏托邦》。臺北：群學出版社。（Wright, Erik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 New York:



Verso)

黃敏原，2014，〈對社會學的無知，正反映臺灣社會對不公義的無感〉。<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5/26/huangminyuan/>（巷子口社會學），取用日期：2016年3月22日。

萬毓澤，2016，〈臺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http://twstreetcorner.org/2016/03/01/wanyuze-2/>（巷子口社會學），取用日期：2016年3月22日。

楊芬瑩，2016，〈推倒貪婪期刊付費高牆！學術界揭竿而起〉。<https://www.twreporter.org/a/elsevier-vs-sci-hub>，取用日期：2016年3月22日。

臺灣社會學會，2014，〈呼籲執政當局撤除自我隔離的拒馬，開啓公民社會的對話大門〉。[http://tsa.sinica.edu.tw/news\\_01\\_con.php?no=180&page=1](http://tsa.sinica.edu.tw/news_01_con.php?no=180&page=1)，取用日期：2016年3月24日。

趙恩潔，2014，〈看不見的恐怖攻擊〉。<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8/18/chaoenchieh/>（巷子口社會學），取用日期：2016年3月22日。

蔡錦昌，2014，〈社會學伸張社會正義嗎？——就教於學會諸位理監事〉。《臺灣社會學會通訊》80: 22。

戴伯芬編，2015，《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群學出版社。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北：行人出版社。

顧忠華，2014，〈讀社會學所學何事？論社會學者的價值自由與價值關聯〉。<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5/13/kuchunghwa/>（巷子口社會學），取用日期：2016年3月22日。

- Biswas, Asit K. and Julian Kirchherr, 2015, "Professor, No One Is Reading You." In *The Straits Times*, <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prof-no-one-is-reading-you> (Date visited: February 17, 2016).
- Burawoy, Michael, 2014, "Introduction: Sociology as a Combat Sport." *Current Sociology* 62(2): 140-155.
- \_\_\_\_\_, 2015,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urrent Sociology* 63(1): 5-34.
- Flecha, Ramon, and Marta Soler, 2014, "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Successful Actions and Dialogic Democracy." *Current Sociology* 62(2): 232-242.
- Heilbron, Johan, 2014, "The Social Sciences as an Emerging Global Field." *Current Sociology* 62(5): 685-703.
- Robin, Corey, 2016, "How Intellectuals Create a Public."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hronicle Review*, [http://chronicle.com/article/How-Intellectuals-Create-a/234984?cid=rc\\_right](http://chronicle.com/article/How-Intellectuals-Create-a/234984?cid=rc_right) (Date visited: March 24, 2016).
- Rodríguez-Garavito, Cesar, 2014, "Amphibious Sociology: Dilemmas and Possibilities of Public Sociology in a Multimedia World." *Current Sociology* 62(2): 156-167.
- Sorokin, Pavel, 2016, "'Global Sociology' in Different Disciplinary Practices: Current Condition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Current Sociology* 64(1): 41-59.
- Wieviorka, Michel, 2014, "Sociology's Interventions: Engaging the Media and Politics while Remaining a Social Scientist." *Current Sociology* 62(2): 243-252.
- Zincke, Claudio Ramos, 2014, "Local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 Chilean

Social Science: Inequality and Relative Autonomy.” *Current Sociology*  
62(5): 704-722.